

金剛般若研習報告（第一二三集）

請掀開經本二百七十六面，倒數第二行，從小註二十五段看起。

【遍計執性，謂普遍計較執著。即性宗常說之分別、執著、攀緣、無明、妄心、妄想等。意在明其雖是無明妄想，然為真心之所變現，非離真性而別有也。】

這是相宗裡面講的三性與三無性，這是相宗非常重要的理論。他將世出世間一切法歸納為這三種性質。遍計，遍是普遍，計就是計較，我們用計較大家好懂。相宗他們的論點裡面稱為計度分別，度是度量，就是計較、度量、分別。也就是性宗常講的，像我們在《金剛經》上常看到的，我們淨土經論當中也常常看到的，所謂分別、執著、攀緣、無明、妄想等等，這裡面的範圍就非常廣大。

第二個叫：

【依他起性，即性宗所說之緣起、緣生、性起。此正本性隨緣現起之相用，原不離性體。依者，隨也。他，指緣而言也。】

這個地方的註解，實在講比相宗講得簡單，容易明瞭，相宗講得非常繁瑣。「依」就是依靠，「他」用我們現在的話，就是許許多多的條件。它要依許許多多的條件才能夠生起現象，凡是這一類的我們都稱作依他起性。依他起性，就是法性宗裡面所講的緣起，《般若經》上講的緣起性空。緣起，世出世間一切法，包括佛法，也是因緣所生，因緣所生就叫做緣起。緣起的法，決定沒有自體，我們講性空那個性是實體；它沒有實體，它是許許多多條件合起來現相，這個條件散開來之後，這個相就不存在。

講緣起、緣生、性起，都是一個意思，這是在性宗，特別是在

《般若》跟禪宗裡面講得最多。

這正是本性隨緣現起之相用，它隨什麼緣？緣非常複雜，無量複雜的因緣它也有一個頭緒，那個頭緒就是一念不覺，就是無明動相，統統從這個地方起來的，這是我們在前面已經講得很多。不覺心就動，覺心是不動的，這一點我們學佛的同修一定要很清楚、很明白，覺心是不動的。我們今天求什麼？求覺，希望覺悟。怎樣才能夠覺？如果你妄念不止，那怎麼可能覺？所以一定要把妄念息掉。妄念息掉，恢復到清淨，這個淨就是我們一般講的定。佛法修學，定是樞紐，戒是方法；因戒得定，因定開慧，我們的目的是開智慧。智慧不是學來的，不是從外面來的，是我們自性裡面本來具足的，不需要向外學，外面沒有，一定要向裡面用功。本經告訴我們：「信心清淨則生實相」。信，用戒定慧三學來看，信就是戒學，清淨就是定學，實相就是慧學，這兩句話裡面戒定慧三學都圓滿具足。

你看十法界依正莊嚴，這個複雜的程度是我們無法想像的，它跟我們的妄想完全成正比例。這個複雜現相怎麼複雜，我們的妄念就這麼複雜，妄念是因，現相是果。原不離性體，它也是自性隨著染緣變現出來的境界，十法界依正莊嚴都是依他起性。

第三個講：

【圓成實性，圓是圓滿，成是成就的意思，謂本具，本來具足的。】

圓成實性是講真如本性，它從體上說的。

【約體說，明其本來圓滿具足，非造作法。】

它不是有為法。依他起跟遍計執性是有為法，在《百法》裡面總

共分為九十四法；圓成實性是屬於無為法，而且是六個無為裡面最後一個「真如無為」，才是圓成實；其他的像虛空無為，它還不是圓成實。

【實，就是真實。】

決定不是虛妄的；像前面兩類都是虛妄的，絕對不是真實。這個圓成實性，它是真實的，它是沒有生滅的。

【此即性宗常說之法界、真如、如如、真心、實相、圓覺、自性、清淨心等，其名無量。】

佛在經上說「圓成實」，那個名字說得很多。有一些同修讀佛經，不免起了懷疑，說釋迦牟尼佛一樁事情用一個名字就好了，說那麼多名字，把我們都講糊塗了。他為什麼不用一個名字？實在講，佛說法我們大家都能肯定，充滿了智慧。在方法上講，極盡其善巧方便，而是我們不能領會，所以在裡頭還產生誤會，這是我們的錯誤。佛為什麼用很多的名相？他有兩個道理，第一個，一個名相沒有辦法把這樁事情形容得清楚，性德它是多方面的，一個名相沒有辦法完全包含；第二個意思，怕我們學佛的同修執著，執著就錯了，前面講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。性、相宗裡面都告訴我們，我們求學的態度，第一個是要離名字相，可見得名相不能執著，所以佛一樁事情說許多名相，就是告訴你不必執著，懂得意思就行了，不需要執著。有這兩個理由，佛往往每一樁事情都說了好多個名稱，特別是真如本性說得非常之多，這裡只是略舉幾個名詞而已，其名無量。

【性宗亦謂之真實性也。】

相宗稱它作圓成實性，性宗也叫它真實性。

三性的說法，是不是達到究竟圓滿？沒有。為什麼沒有達到究竟圓滿？它是落在言語思量這個範疇之中，那就不是究竟的，所以必須要有三無性，這個問題才真正達到圓滿。所以，接著一定講三無性。

【三無性即相無性、生無性、勝義無性。無字甚活。】

這個字活活潑潑的，不能把它當作沒有，你要說沒有的話，就坐實了，那就不是這個意思。

【有非、空之義，即不可執著是也。】

實在講，這個「無」最好的一個講法，就是決定不能執著，執著就錯了。執著，要用《金剛經》上的話來說，你一定墮在四相四見當中，那就錯了，所以要懂得不執著。我們看底下這一段，再做一個簡單的解釋，先說相無性：

【虛妄之相，非真實性，性中本無有相，應不著相而無之，乃是性也，是謂相無性。】

這個文字很簡單，實在講將這個名詞解釋得也相當清楚。虛妄之相，正是《金剛經》上所說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這是真的，一點都不假。相是怎麼來的？我們知道它是業因果報所產生的現相。業因，用現代的話來說，就是波動，我們佛法裡面講「不覺心動」。我們講心動，跟現在科學家講的波動，這個意思非常接近。念頭就是心的波，心的波動。動，它就會現相，可是這個相決定不存在。我們現在感覺到現相之存在，實在講是波動的相續相，連續的現相。可是你一定要知道，它確確實實是當體即空，了不可得，這是一定要清楚的。

這個妄相是性現起的，但是它並不是真性。「性中本無有相」，

不但六道的相沒有，十法界的相沒有，給諸位說，一真法界的相也沒有。總而言之，只要有現相，都是心動了。不著相，從相上就見性，這個意思前面都說過了。我們再看底下這一段：

【緣生之法，本非真性。性體無此緣生，應不著緣生而無之，乃是性也。是謂生無性。】

「生無性」是對依他起的。生是講生滅，生滅就是有為，所有一切萬法都是生滅法。為什麼它有生滅？因為它是生滅心變的，生滅心就是生滅的念頭，我們的妄想、念頭，一個念頭滅了，底下一個念頭接著就起來了。我們自己曉得，我們這個念頭的起滅，這個念頭是很粗很粗，最微細的念頭我們自己沒有辦法覺察到，那是阿賴耶識裡頭微細相。我們能夠覺察到的念頭是第六意識，我們叫意識，下意識，這個我們有的時候能夠覺察。所能夠覺察的，還是意識裡面那個粗顯的一部分，它微細的那一部分我們還是覺察不到；阿賴耶的微細相，那當然就更難了。佛在大乘經上常講，八地菩薩見到阿賴耶識，八地菩薩，你就想那個心多清淨！

「緣生之法，本非真性。」到這個時候他親自見到，真心本性是不動的，阿賴耶裡面的動相還是無明在作祟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。這是世出世間一切法的根源，我們今天講宇宙萬有的本體，這些現相從哪裡來的？從這兒來的；可是真性裡頭沒有這個東西，性體無此緣生。明瞭這個事實真相，對於所有緣生，不要說緣生所現的幻相不執著，緣生也不執著。緣生是能生，現相是所生，能所都不執著，曉得這個就是性，還是真性的起用，這叫做「生無性」。緣起性空，前面依他起性是講緣起，生無性是講性空，緣起性空。

「勝義無性」是對「圓成實」說的。圓成實，說實在話，是很不得已佛為我們起了這麼一個名字，顯示一切幻法之外，還有一個真實。我講這個幻法之外，這都有毛病、都有語病，為什麼？幻法實在講就是真實，但是講幻法就是真實，大家很難懂，怎麼虛幻就是真實？很不好懂。幻法之外有個真實，這個大家比較好懂。可是，雖然好懂，很容易出麻煩，很容易把意思錯會了。不執著這些幻法，幻法就是真實的。只要在幻法裡起心動念，那就錯了，這就錯了。所以佛是不得已而建立的名相，可見得名相是緣起的。圓成實是緣起的，勝義無性也是緣起的。真如本性裡哪裡有個勝義無性這個名字？沒有這個名號。這些理跟事我們都要懂得。

【勝義無性，就是真如本性，為一切法之本體，名第一義，亦名勝義。】

勝是殊勝的意思。這個地方說「真如、性、本體、第一義、勝義」，可見得佛說這樁事情，也說了許許多多的名相。

【此性真實，眾生本具，本來圓滿，所謂圓成實也。】

這個地方，我們雖然不能夠徹底明瞭，我們對佛有信心，佛決定不欺騙我們。真如自性，我們個個都有，本來具足，現在雖然在迷，迷失也沒有欠缺一絲毫。諸佛如來覺悟了，證得了，說實在話，他的自性也沒有比我們多一點點，沒有。從這一方面來說，佛講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」，佛在《華嚴》《圓覺》上都說，他說這個話不多，在一切經裡頭很少經上有這種說法，這才說出真話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。《華嚴經》上尤其說得好，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佛的智慧是圓滿的，我們每一個人的智慧也是圓滿

的。

【然勝義亦是名字，故曰勝義無性。】

它也沒有自性。

【應並勝義之假名亦不著而無之，乃真實性也。】

可見得要見真實性，真實性就是清淨心、就是真心，就是本經前面講的信心清淨，清淨就生實相；實相就是此地講的真實性。底下這一段，這是合起來說的，做三性、三無性的總結。

【不著相，方是真性。不著緣生，方是真性。性亦不著，方為真性。】

這是總結前面遍計執性、依他起性、圓成實性、相無性、生無性、勝義無性。對於這些法相名詞的含義，我們清楚明瞭，而不能夠執著。這個執著是含著微細的起心動念、分別，都不能有，這才是真性、真心的顯露。

【正顯相既離性而無體，性亦非離相而別存，於義尤圓。】

這個意思才講得圓滿，為什麼？性一定現相，性是體，有體一定有相，一定有作用，所以體相用是一而三、三而一。在這個裡面，體是不變的，體是常住的，所以說它是真的；相跟作用都會變，相也會變，用也會變，會變的就是無常的，我們叫它做妄。由此可知，真妄是一不是二。麻煩的是眾生著相而不見性，麻煩在此地。所以，只要你不著相，性在哪裡？性相一如，性相是一體，見相就是見性，見性就是見相，性相原無二致，這個意思才圓滿。

【佛說三性、三無性，所以顯性相之圓融。】

清涼大師在《華嚴經》裡面，為我們講的無障礙法界，理無礙、

事無礙、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，為什麼無礙？因為它是圓融的，它是一體的。

這是我們要努力的，功夫在哪裡用？就在日常生活當中，順逆境緣之中練習觀！把這個觀念換過來，從前觀念錯誤，錯誤就是樣樣都不如、樣樣都不是、樣樣都對立，如何在這裡面體會到它是一，它決定不是二。但是這種觀，大乘經上都教給我們這種觀，實在講它已經把方法、道理跟我們講得很清楚，我們觀不出來，無從下手。實在講，不是佛不慈悲，佛講得太清楚。像《金剛經》上隨便拈幾句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那不就如了嗎？佛是個相，餓鬼、畜生也是個相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佛相是虛妄的，畜生、餓鬼相也是虛妄的，那不就如、不就平等了嗎？你要時時刻刻提得起來。

從這裡去看就入一如，才曉得法法平等，真的是諸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我們再看這個小註裡面說的：

【智者明瞭三性三無性之理，以貫通乎性相。則能空有不著，合乎中道。】

三性、三無性也是說明事實真相，告訴我們所有一切法相、現相的性質，我們統統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當然就不會再執著，不會再去分別了。這樣不但我們可以脫離輪迴、脫離生死；世出世法裡面都知道生死事大，佛的大乘經典確確實實能夠幫助我們解決這個問題，確實可以脫離生死，可以超越輪迴；不但能夠超越輪迴，而且能夠超越十法界，只要你入不二法門，就超越十法界。

【本經令觀一切有為法如夢者】

這是末後一首偈，這是總結論：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。

【因作如是觀，便能洞徹三性三無性之理。換言之，若明三性三無性，方能徹底了然一切有為法之如夢。】

由此可知，性相是一不是二，這是佛家所講的，「法門無量，殊途同歸」。無量無邊的法門，到最後都歸入不二法門；相宗到最後歸到這裡，性宗也歸到這個地方。如果我們能常常作如是觀，如是觀裡面有淺深不相同、有廣狹不相同，看你所解義理的淺深，你的觀法功夫得力的程度不一樣。但是只要肯用功，只要會用功，功夫一定得力，一定會逐漸地深入，然後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

【當知清淨心中，本來離相，是謂真實性，無有夢相。】

夢幻泡影都沒有，我們清淨心裡確確實實是如此，真心離念。真心在不在？在。真心起不起作用？起作用；天天都起作用，念念都起作用，從來沒有一分一秒它止住而不起作用，從來沒有過。全是真心在作用！雖是真心起作用，自己不曉得是真心起作用，這就迷了，這就叫凡夫；日常生活當中還是妄心當家作主，真心起作用還做不了主。我們跟諸佛菩薩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此地，諸佛菩薩真心起作用，真心當家作主。我們是真心起作用，妄心當家作主。諸佛菩薩的六根跟我們完全相同，人家見到的是真實的，不帶一絲毫虛妄，就是不帶絲毫妄想分別執著，就不帶這個東西；只要摻雜這個東西進去，就把真心變成阿賴耶識。

「清淨心中，本來離相」，離相就是離一切妄想分別執著。知道妄想分別執著對我們沒有好處，只有害處，這個東西造業。有業因一定就有果報，因為我們這個業不斷在造，念念都在造，所以業果相續。

【因真性以隨緣故，現起身心世界等相，是謂依他起性，這就好比現夢中的境界。凡夫不明緣生虛幻，生本無生，遂致計較執著，認虛為實、認假為真，是謂遍計執性，這就是迷相昧性。】

迷在幻相上，迷在夢境上，以為夢境是真實的，這種虛妄的分別執著，就是遍計所執性。前面我們曾經讀過《楞嚴經》上六句話，在二百七十五面，第十九段，《楞嚴經》曰：「認悟中迷，晦昧為空。空晦暗中，結暗為色。色雜妄想，想相為身。」這六句我們詳細講過，真正難得！宇宙怎麼來的？人生怎麼來的？這六句講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但宇宙人生怎麼來的，這裡講虛空怎麼來的，晦昧為空是講虛空，虛空怎麼來的？虛空也不是真的，也是假的。何況星球，現在我們知道得更多，就是佛經上講的成住壞空，這是有為法。虛空，一個生起，一個將來滅掉，但是從生起到滅掉當中，它沒有什麼變化，看不出它生滅的現象。真正的無為，真如無為，我們的清淨心、真如本性，那是真如無為。這個一定要清楚、要明瞭。我們再回頭看底下這三十三段：

【修行人，不可於妄心外，別執有一真心。】

一定要入真妄不二，那就是真的。如果說妄的外面有個真的，真的外面有個妄的，都迷了、都錯了。所以一定要記住，佛法是不二法，六祖講得好：「二就不是佛法」。所以妄心跟真心是一不是二。為什麼把它叫做真心，又叫做妄心？因為迷悟不一樣。迷了就叫妄心，悟了就叫真心。迷的是它，悟的還是它，而心裡面沒有迷悟，由此可知，妄心、真心是假名而已，是不得已說了一個名詞。有沒有迷悟？再給你說，迷悟不二，這就愈說愈深，說迷悟不二，這個意思非

常非常之深！我們看到迷悟非常顯著得不一樣，怎麼會不二？你要是把它的根源搞清楚，明白了，那就不二。怎麼迷的、怎麼悟的？大乘了義經典裡面都講這個問題，《金剛經》上尤其說得透徹，尤其說得明白，世尊說法非常巧妙，用「即非是名」來顯示這個意思，即非是名顯示法法皆如、法法不二，不能夠把這個法看作二。這是講到真心跟妄心，妄心之外，另外執著有一個真心。

【若其如此，仍復昧性。】

昧就是迷，還是迷了性，還是不見性。

【何以故？不著於性，乃真實性故。】

換句話說，佛所講的真心、妄心都不要去執著。參究不用心意識，也就是不用分別、不用執著，不但這個不用，也不落印象。這個心意識，心是阿賴耶識，阿賴耶識是落印象，末那識是執著，意識是分別。離心意識，就是離分別、離執著、離印象，那個叫參。研究是用心意識，研究不行，研究完全落在二、三。所以參的時候不落二、三，不落二、三是萬法一如。

【要緊功夫，惟在不起遍計執。則依他起，便是圓成實。】

依他起是相分，是相跟作用，圓成實是體，一而三，三而一，確實是一樁事情，這是入不二法門。所以壞在哪裡？壞在遍計執。遍計執就是妄想分別執著，就壞在這裡。

【何以故？於性相皆不計執，雖熾然現相，而心固無相也。雖示入生死，而性本無生也。】

只要離開妄想分別執著，十法界、六道輪迴原來就是一真法界。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現相？業因果報本來就那麼多。這是佛講的，「諸

法空相，因果不空」，因複雜，現的相複雜。可是你要知道，現的相再複雜，這些現相都是當體即空，了不可得，三無性裡面講「生無性」就是說這個事實真相。

《金剛經》上講的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、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不是沒有有為法，有為法有，十法界都是有為法，但是這些現相是夢幻泡影。

於性相都不計較、都不執著了，所以外面境界、十法界依正莊嚴，熾然現相，你自己的心地清淨，一塵不染。這個境界，剛才說過，這是諸佛如來的境界，依《華嚴經》來說，這是法身大士的境界，你最低限度已經證得圓教初住菩薩，入這個境界。雖入這個境界，我們身還留在世間，可是確實證得這個境界。這個時候的身體，就是此地講的「雖示入生死」，示是示現。跟諸佛菩薩應化在這個世間沒有兩樣，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會起一個妄念，生即無生，生跟無生是一不是二。我們世間人把生跟死看作兩樁事情，入般涅槃的人曉得生跟死是一不是二，生死即涅槃。生死就是生滅，涅槃就是不生不滅，這個意思就說明生滅跟不生不滅是一不是二，這個話的意思是這個說法。

【本經唯一主旨，在於無住。】

這個在經的上半部就講過，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佛可以說把修行的總綱領、總原則在前面已經都說出來了，所以一部經的主旨就在無住。

【以破我也】

佛門裡面常講到迷悟、善惡的標準，有很多人沒搞清楚。佛法裡

面講善惡的標準，凡是為我都是惡的，凡是念念為眾生那就是善的。為什麼為我就是惡的？佛法要破我執。你起心動念，「我」擺在這個地方，你哪一天才能夠脫離輪迴？諸位要知道，只要有「我」這個念頭在，你就出不了三界，六道輪迴你永遠不能超越，你有「我」。善惡標準是這麼訂的，迷悟標準也在此地，起心動念執著我就迷了。所以，第一個就是要破我。

【觀上說如夢之義，可知作如夢觀，是貫徹到底的。即是由粗而細、由淺而深、從初學至究竟。】

其實《金剛經》上，可以說每一句、每一個字，都可以當作日常生活當中用功的觀行，這是這部經的好處。所以佛在經上屢次地告訴我們，「受持讀誦、為人演說，乃至四句偈」，那個四句偈是指本經任何的四句，不是指末後這首偈子，它是指任何的四句，四句就是一首偈，統統可以做為觀行的標準。這首偈當然更好，因為所舉的這些例子，我們每一個人都很清楚，都知道這是虛幻不實。「夢」是總說，「幻、泡、影」前面也一個字一個字分別說過。總而言之，說明所有一切法相是虛妄不是真實的，把這個境界看作夢境，實實在在是一個夢境。我們把它看作夢境，說實在的話，還是隔了一層，確實是夢境，確實是虛妄的，決定不是真實的。這個樣子，你的心自然就會清淨。

這樣作觀，從初發心一直到成佛都管用，而且是非常管用，所以說這是貫徹到底的。從初發心一直到成佛，你能夠作如是觀，正確！非常正確！這個觀，由粗而細、由淺而深，粗細淺深隨著你的境界不一樣，因為你作觀，你曉得作觀改變我們的想法、看法。觀是觀念。

我們以前都把它當作實在，當作真實，這是錯誤的觀念。以為我們的壽命很長久，以為我們會擁有很多很多的財富，這都是錯誤的觀念，全是假的，夢境！什麼東西你得到？什麼也得不到，不但身外之物你一樣得不到，身體都得不到。

想法、看法修正過來了，改正過來了，當然我們的說法、做法就跟著改正。說法、做法那是行為，修行，修正我們的行為。粗細淺深，剛才講了，隨著你的境界在提升，會由粗而細、由淺而深。換句話說，你的境界年年不一樣，不但年年不一樣，月月不一樣。諸位要知道，年年不一樣，年的時間比較長。年年有進步，你的功夫可以說得力了，已經進入了狀況。「從初學至究竟」，這個我們更容易了解，從十信位、十住位、十行位、十迴向位、十地位，不斷地向上提升。

【一切行門，皆不外此觀。】

所有在日常生活行為當中，都不能離開這四句的觀法。